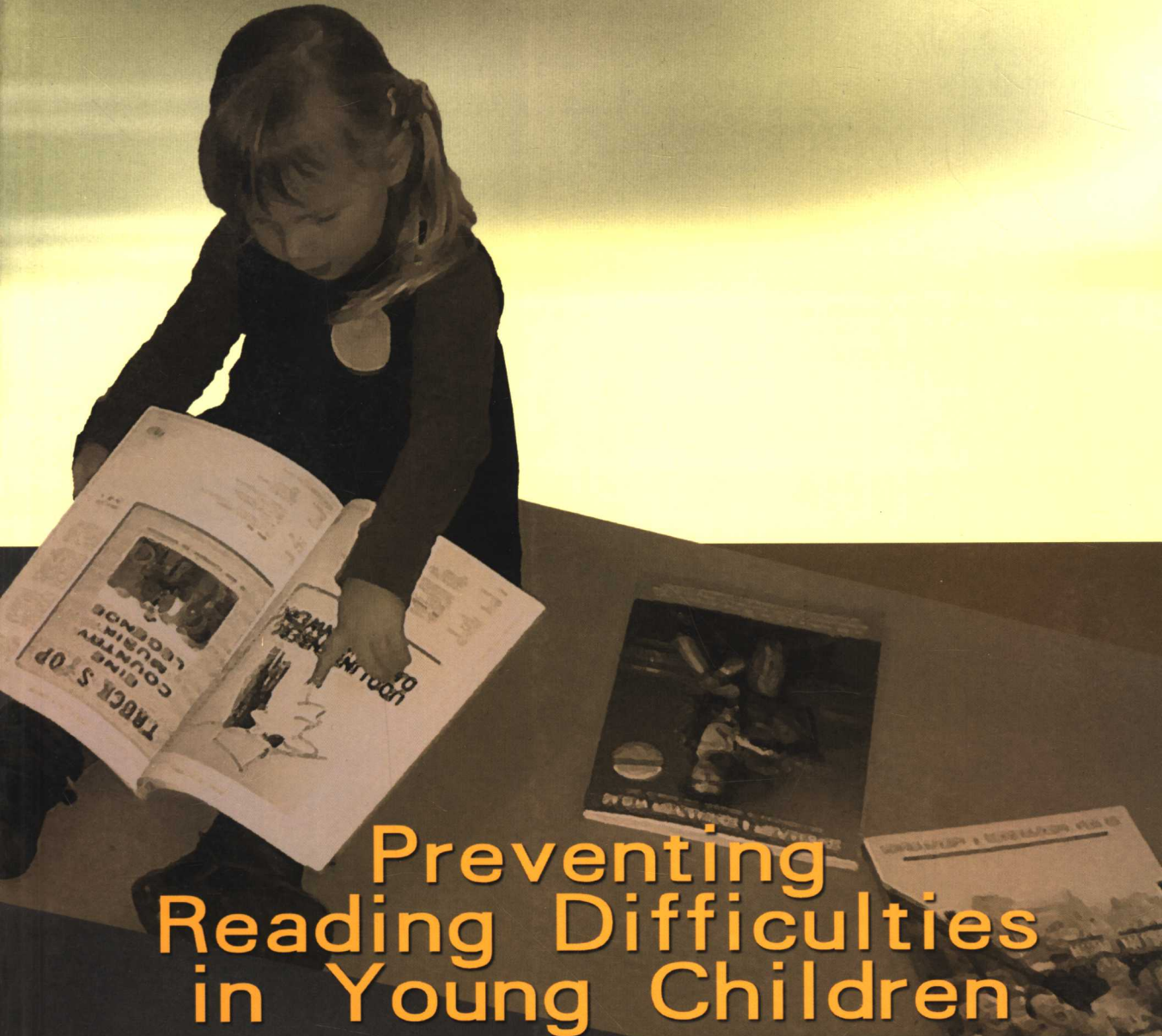




Preventing Reading Difficulties in Young Children

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阅读委员会研究报告

预防阅读困难 早期阅读教育策略

主编 凯瑟琳·斯诺 苏珊·布恩斯 佩格·格里芬

译者 胡美华 潘浩 张凤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阅读委员会研究报告

预防阅读困难

早期阅读教育策略

Preventing Reading Difficulties in Young Children

凯瑟琳·斯诺 苏珊·布恩斯 佩格·格里芬 主编

胡美华 潘浩 张凤 译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美)斯诺,
(美)布恩斯,(美)格里芬主编;胡美华,潘浩,张
凤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

ISBN 7-81101-102-6/G·708

I. 预... II. ①斯...②布...③格...④胡...
⑤潘...⑥张... III. 学前儿童—阅读教学—教学
研究 IV. G6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522 号

著作权登记号:10-2002-093 号

Preventing Reading Difficulties in Young Children by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A).
Committee on the Prevention of Reading Difficulties in Young Children. Catherine E. Snow,
M. Susan Burns, and Peg Griffin, editors.

Copyright © 1998 National Academy Press.

This translation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under
agreement with the National Academ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		
主 编	(美)凯瑟琳·斯诺,(美)苏珊·布恩斯,(美)佩格·格里芬		
译 者	胡美华 潘浩 张凤		
策 划	程晓樵 温碧珠		
责任编辑	姚 毅 陈玲亚		
封面设计	朱赢椿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 210097)		
电 话	(025)86227729, 86227739, 83598289, 86227759(传真)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mail	nspbb@njnu.edu.cn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2.2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4 千
书 号	ISBN 7-81101-102-6/G·708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范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举报电话:(025)86203550

译者简介

胡美华 女，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1979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高校外语教学工作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曾到英国做访问学者一年余。主要译作有《21世纪小小百科（自然卷）》、《银河铁道之夜》、《马蒂·特拉克与飞碟》等；参与编译的书籍有《玩具论》、《多功能大学英语教学词典》、《当代大学英语实用语法》等九部。

潘 浩 男，江苏扬州人。2001年毕业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后一直从事专职翻译工作，译过大量资料。2003年至今，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张 凤 女，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现在南京邮电大学外语系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参与翻译的作品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挑战腐败》（待出版）等，平时以翻译自娱。

序 言

“生活中没有比一群人尝试写一句话效率更低的事情了”(Scot Adams,《迪尔伯特原理》,1996)。既然如此,让一群人写如此大篇幅的报告,显然并不是出于效率的考虑,而是出于全面性、精确性的考虑,为的就是集思广益。阅读研究领域向来充满了分歧和争议。实际上,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阅读战”这个术语一直是阅读研究领域里充满争议的一个焦点。现在研究者之间的冲突尽管尚未彻底消除,但至少已有所缓和,因为大家已经认识到,研究者真正应该关心的是确保儿童的福祉,以及倡导理想的读写(literacy)指导。

本书所提交的研究报告基于如下假定条件:阅读研究领域的实地考察已经取得充分进展,可以达成基本一致的结果和结论,以消除论战各方的异议。这项研究显示,对早期阅读能力开发进行综合研究的时机成熟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深入了解,已经使原先主宰着阅读能力开发与阅读指导研究的各种分歧让位于大家普遍推崇的“和谐阅读”(源于法语中的“pax lectura”),因为大家有了共同关注的焦点:儿童学习阅读的需求和权利。而且,在最近形成的条约中,关注点已经不再是研究人员的种种理论和数据,而是回归到了教师身上。在她的教室里,有各种各样的儿童,他们都渴望得到开启读写大门的钥匙。

从教师的角度看,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筛选研究结果中不尽一致,有时甚至互相冲突的细节,给大家提供一幅有关如何培养阅读能力、如何进行阅读指导的完整画面。读者也许会吃惊地发现,本委员会的委员虽千差万别,却不费周折地达成了共识,决定来描绘这幅综合图像。全体成员一致认为,阅读可以定义为:以理解为目的,运用书面拼音知识和口语语音知识,从印刷文字中获取意义的过程。委员们还一致认为,早期阅读指导应当包括对原本无知的儿童直接教授语音—符号关系方面的信息,并应以交际目的和个人阅读价值为核心。

本报告中,委员会推荐了一些实践方法,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我们还讨论了人们应当如何开始思考阅读和阅读指导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公式化,因为它常常让人想起令人沮丧而又熟悉的学术观点:“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复杂现象。”虽然读者对这个断言的可靠性毫无把握,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这个观点。由于人们一贯认为阅读问题非常简单,所以要在阅读指导与干预方面寻求真正的改革实在困难重重。因此,要改善这一状况,首先就要让问题的复杂性为人所知。

不仅仅是一年级的教师,家长、儿科医生、学校管理人员、课程顾问、教材出版单位、州立法人员,甚至教育部长,都应当明白学习阅读的真正难点以及广泛而丰富的阅读经验有助于阅读能力的获得。这些人还应当明白,很多因素与阅读相关,但却不能解释阅读;众多经历有助于阅读发展,却不是阅读发展的必要前提;阅读有诸多前提,但没有一个前提能单挑此任。

本报告的重点是预防,因而我们试图勾勒出一个条件框架,在这些条件下,阅读能力的提高轻而易举。这些条件包括学前的激励环境,优秀的阅读指导,以及各种危机因素的消除。我们致力于提供最理想的条件,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它们是必备的,否则儿童的阅读注定会失败;许多孩子出身于贫穷而无知的家庭,甚至从来没有接受过优秀的学前课堂教育,也没得到优越的早期阅读指导,却都学会了很好地阅读。然而,为了减少危机,防止失败,我们着眼于一整套机制,以给每位儿童提供尽可能好的环境。

我们殷切希望本报告真正标志着阅读论战的终结,帮助众多儿童在阅读能力培养方面取得成功。本报告是委员会全体委员的集体智慧结晶,如果没有全体委员的无私奉献和努力工作,如果不是全体委员都愿意正视和欣然消除互相之间的众多分歧,本报告的形成就无从谈起。

儿童阅读困难预防委员会

主席 凯瑟琳·斯诺

研究主任 苏珊·伯恩斯

第三次印刷时的《序言》补充

自1998年3月出版以来,《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引起了广泛关注。本委员会的成果能得到认可,我们当然非常高兴。但是,尽管本书措辞谨慎,有些信息仍然显得过于简单,有时甚至容易引起误解。因此,我们借此机会,再次强调有关阅读指导的核心信息:人们关注字母发音原理,也关注意义的确立以及培养流畅阅读能力的机会,而阅读指导将使这两者融合在一起。

本委员会的观点经常被认为是推崇“均衡”(balance),或者主张“一些看字读音加上一些整体语言技巧”。“均衡”这个说法并不能准确表达我们的意思,因为我们并不提倡“东拼西凑”。“均衡”可以指将一个人的时间平均分配给实践字母发音原理和开展各项阅读理解活动,但我们所提倡的“融合”(integration)的确切意思是:在同一活动中,有关阅读技巧的这两个方面应当同时进行;指导活动应当是促进读写技能培养的一整套有机方法的一部分,而不是从名目繁多却互不相干的活动中随意选择一些并将之拼凑起来。

本报告开列了每个年龄段儿童的阅读技能清单,尽管它可能不是很完善。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清单“既非详尽无遗,亦非无懈可击”,而且“掌握这些技能的时间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儿童在成熟程度和经验方面的差异”。因此,将这些技能的一部分写入“提前开端计划”^①重新授权法案(Head Start reauthorization bill)以判断“提前开端计划”的课堂是否行之有效,多少有点让人吃惊。我们只希望大家能始终不渝地关注提前开端计划是否真正让儿童的语言经历和读写经历丰富多彩,而不要用它来惩罚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计划或儿童。

本报告的价值在于它为各种不同观点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交流平台,使改善教育的合作得以开展。诚然,现在达成的一致并非永久性的;研究仍将继续,以便改进我们在如下问题上的观点:熟练的读者是如何阅读的,哪些因素有助于

^①1964年美国成立提前开端协会(National Head Start Association),实施“提前开端计划”。该计划是一个综合性儿童发展计划,主要是为低收入家庭的从出生到5岁的儿童服务,总体目标是增强这些儿童对学校的适应性。——译者注

熟练地阅读,哪些因素会影响阅读技能的顺利发展,优秀的阅读指导有什么特点,等等。不过,目前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已经在一些国家级和州级阅读改革中运用,并且已经证实其价值所在,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关于阅读方法的种种纷争引导到了对阅读困难的协力预防。

此外,本报告还概述了种种重大挑战。本报告得出结论,认为改善阅读成绩的知识基础业已存在;但同时也认为,在对幼儿和初级教育工作者的预备性训练、支持以及专业化方面尚需做出实质性的改进。我们认为,要把阅读困难的发生率降到最低,就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和设计教师教育。本委员会的委员们积极把本报告的信息传递到了各个专业组织和学区,传递到了教师的职业培训基地,但是,这显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行诸多的体制性变革。值此,我们欣喜地迎来本书的第三次印刷,也因此看到了教育工作者已普遍对预防阅读困难产生了兴趣。

1998年12月

中文版序

当我初次听说《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一书要推出中译本时，我非常高兴，同时又心存疑虑：中美两国在教育制度、政治经济情况和造字法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份针对美国决策者和专业工作者的报告，对中国的读写政策和教育实践会有帮助吗？

当然，由于造字法的差异，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美国开展的阅读发展工作，在中国未必能取得理想效果。英语字母拼写的基本特点，决定了英语对阅读初学者来说特别困难。首先，英语是字母文字，运用书面符号（字形）来代替抽象的、经常不易正确发音的单位。这些符号所代表的音素，一般是儿童不会单独听到或单独辨别的单位。年幼的儿童能轻易地对音节及有意义的语言形式加以思考，所以和儿童谈论 bee, see 和 tea 或者谈论 day, hay 和 say 轻而易举，但是谈论 /b/, /s/, /t/, /d/ 和 /h/ 就不那么容易了。

其次，英语构成单位本身比较复杂，而且英语在表达言语时对单位的运用也较为多样。从技术上讲，人们说英语拥有“深层”字母拼写法，也就是说，英语选择什么字形来代表具体的语音取决于诸多因素。有些语言的字母拼写法极为浅显（比如芬兰语和西班牙语），语音和符号一一对应；而英语的对应关系却是多对多——同一个语音有多种拼写方式，同一种拼写也有多种读法。

英语拼写的复杂性，部分由于历史原因——虽然语音有所演变，但古老的拼写形式却依然保留。一定程度上说，相对而言，英语偏好保留词素单位，而不是语音单位。其结果是，即便发音完全不同，也很容易看出同一个单词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关系（如，sign-signal-signature）。

恰恰因为英语是深层次拼写法，英语阅读的学习相当困难。因此，美国学校里，相当多的儿童在学习阅读时困难重重。教师必须具备很高的知识水准、敏锐的观察力和实践的技能，才能很好地教会儿童阅读。源于这些情况，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就儿童阅读困难的观点撰写报告。

但是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很大差异。与英语的字母拼写相比,中国的造字法要复杂得多,不过它基于儿童易于理解的单位——词素和音节。换句话说,虽然汉语的书写系统很复杂,但是系统内部的潜在规则却很简单。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就已经显示,学习英语阅读遇到很大困难的儿童,却很容易学会运用类似于汉字这样的字形来表达英语(Rozin, Poritsky & Sotsky, 1971)。那么,美国阅读发展的分析对中国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有什么启示呢?

我还不能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有把握,但是我曾经访问过中国很多地区的多所学校,我知道中美教育工作者面临很多共同的问题。中美两国既有好学校,也有差学校;好的学校资源丰富,差的学校书籍少、教师水平低、教学效果差。另外,家庭财务和教育资源的社会差别相当大,这就使得中美两国难以保证每个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都有良好的表现。

因此,虽然存在差异,我们还是认为若将有助于美国儿童掌握理解的读写发展的六个要点稍作修改,也适用于中国儿童:(1)在阅读时具有积极的阅读动机和成功体验;(2)开始理解书面语言的功能;(3)发展丰富的语言和元认知技能;(4)知道母语文字的构成体系;(5)面临阅读困难危机的儿童能够得到预防性的帮助;(6)确认有阅读困难的儿童可以迅速获得适当的教育干预机会。

要达到上述要求,必须具备如下条件:拥有优秀的学前设施,对贫困儿童、特别是可能遇到阅读困难的儿童,这点尤其重要;拥有丰富的书籍,各个年龄段的儿童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有写作材料,并鼓励儿童写作;有爱心的成年人,他们愿意与儿童一起阅读,并引导儿童注意印刷文字的意义;拥有合格的教师,能够帮助每位儿童理解自己的书写系统;如果儿童开始表现出有阅读困难的迹象,还要有评估和干预资源。

我衷心希望,《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中文版的发行,能够保证所有中国儿童都享有上述机会,中美两国阅读研究人员能够达成共识,从而进行更大规模的合作,使两国儿童在阅读发展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凯瑟琳·斯诺

2004年9月

参考文献

Rozin, P., Poritsky, S., & Sotsky, R. (1971). American children with reading problems can easily learn to read English represent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Science*, 171, 1264—1267.

推 荐 序

1998年春天,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的时候,住在凯瑟琳·斯诺教授的家里。每天我在阳光明媚中进出往返于布鲁克林和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但是,却几乎很少见到十分忙碌的她。那个不太长的时期,正是斯诺教授频繁在美国公众电视露面接受采访、发表谈话的时候,也是她到各个不同的委员会和基金会去陈述和报告的时候。正是在那段时间,我看到了原稿状态的《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Preventing Reading Difficulties in Young Children)一书。

应当说,我们向读者推荐的这本书,是美国国家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报告,也是一个在近年引发了国际间早期阅读革命的研究成果。由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国际著名的儿童语言学家凯瑟琳·斯诺领衔,并由北美地区18名著名学者组成的早期阅读委员会,经过三年的系统研究,回溯和整合了国际有关阅读教育与早期阅读的主要研究成果,在1997年底就美国的早期阅读教育问题提交了这个题为《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以及稍后在美国国家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相关著作,重建了早期阅读的系统理论,提出了培养儿童早期阅读能力的教育目标、教育措施和教学建议,因而引起了美国社会以及其他国家教育界的强烈反响。可以给予例证的是,其后的几年间,美国政府在支持阅读改革上表现出极大的热心,各州政府纷纷成立早期阅读委员会。无论今天这项阅读改革推进成效如何,改革是存在并且发生发展的了,人们对早期阅读重要性的认识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

从预防阅读困难的角度提倡早期阅读,看似耸人听闻,实质却并非标新立异。事实上,在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阅读委员会的研究中发现,整个北美范围内存在着严重的儿童阅读困难的危机问题。有研究数据表明,美国大约有256万阅读困难的学龄儿童存在,占美国全部6至21岁学龄人口的4.43%;大约美国学习困难儿童的80%属于阅读困难之列。这些阅读困难的存在,实际上已经影

响了北美地区人口的素质。在检讨美国的阅读教育状况时,研究者们认为现状存在很大的问题。有关研究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公民中40%的人不能有效地阅读,甚至不能阅读,因此影响到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工作系统的运作。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人的阅读能力被视为重要的具有很高价值的能力。这本书中提及美国的两项国家级长期追踪的教育研究项目,结果揭示了近20年来学校学生中存在的最为普遍的个人学业期望:一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二是“成为成功的工作者”。研究同时发现,现代社会有关“在工作中获得成功”的条件已经有了新的定义。人们普遍认为阅读能力是学业成就的主要表现,也是一个人未来成功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条件。另一项研究也表明,那些在小学三年级阅读方面的差生,一般都会成为高中阶段成绩很差的学生,许多人甚至可能无法从高中毕业。研究发现了早期阅读与后期阅读的关系,即对未来阅读能力和学业成就具有预测作用。因此研究者们正视到阅读是学习的基础,是人的成功的基石。在发现诸多阅读问题的时候,研究也需要关注阅读教育,希望能够找到解决问题提升国民阅读能力的方法。由预防社会阅读困难问题所引发,国际教育界重新审视早期儿童阅读教育的价值。

我希望我们中国的读者,尤其是研究者们,不要轻易地以这本书的书名来对内容进行“说文解字”。需要郑重说明,这本书不是专程研讨特殊儿童和特殊教育的书籍。研究报告的确涉及了早期预防阅读困难的问题,在政策层面将“阅读困难三级预防”的概念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初级预防——降低阅读困难的发生率,如确保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上学前班和小学,接受系统有效的阅读指导。(2)二级预防——降低阅读困难现有儿童流行率。二级预防需要推行补偿技巧和补偿行为。比如,在贫困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就需要优秀的学前教育环境或学校,通过高效集中的阅读指导来满足他们的具体需求。对更有可能遇到阅读困难的儿童应采取额外措施,以免出现严重的长期阅读困难。(3)三级预防——降低已有阅读困难问题或情况的复杂程度。在这个层面,计划、策略以及干预有明确的治疗和康复目的。如果儿童的二级预防没有成效,在现有指导之外,他们还需要从阅读专家那里接受专门设计和补充的教育和辅导(Snow, et al. 1998)。但是,这本书大部分的内容,是在探讨怎样为预防阅读困难而创造良好的早期阅读环境。

斯诺教授在她的中文版序里曾提及自己的担心,就是英语儿童阅读问题的研究,究竟对中文儿童阅读有没有借鉴意义(Snow, 2004)。但是她颇有见地地谈到,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的六个早期阅读教育“机会”原则,应当可以适用于中国和其他不同语种儿童的阅读教育。这里原则是:(1)在阅读时具有积极的阅读动机和成功体验;(2)开始理解书面语言的功能;(3)发展丰富的口头语言和元认知技能;(4)知道母语文字的构成体系;(5)处于阅读困难危机的儿童能够得到预防性的帮助;(6)确认有阅读困难的儿童可以迅速获得适当的教育干预机会。我觉得,这样六个要点值得我们仔细斟酌,也许可以引领我们去认真研究我国早期儿童阅读教育的一系列问题。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幼教界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推广着早期阅读教育理念。尤其是《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2002)颁布之后,中国幼儿教育工作者努力学习,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早期阅读活动研究。但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是,形形色色的以“早期阅读”之名而实推行“早期识字”的教学材料同时涌入了幼儿园。由于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早期阅读”基本概念,我们的许多教师和家长全盘照收或者无法抵制,使得一批对儿童发展无益或者根本有害的东西在许多幼儿园内泛滥。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发展历程中,人们经过很长时间才终于认识到,识字和阅读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人如果是好的阅读者,那么他就一定是识字的;但能够识字的人,却并不一定是个好的阅读者。因此,要警惕那些从根本上剥夺了儿童很好地获得语言发展机会的做法,同时也要警惕那些严重影响了儿童获取书面阅读新策略能力的早期识字教学。因为那种将儿童的阅读注意力主要引到识字方面的教学,使得儿童一拿起书本就联想到早期枯燥、机械、乏味的认字经验,最终导致儿童厌烦阅读,缺乏阅读兴趣和动机。毫无疑问,这将是培养一代失败的阅读者的途径。

归纳起来说,我们希望中国的儿童可以从小就获得一个“和谐阅读”(Snow, 1998)的教育环境。正像本书前言中所提倡的那样,儿童在早期阅读过程中可以得到的是,接触书面语言的形式和运用的机会,发展语言和元认知能力的机会,掌握词汇构成和文字表征的机会,同时也是发展学习读写的倾向态度的机会。在我们提倡的早期阅读活动中,孩子可以阅读许多有趣的图画书,自然地习得一些常见的熟悉的文字;他们也会涂涂画画地开始写自己的名字,或者用图文并茂

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文字知识。他们将成长为对阅读充满热情并能有效阅读的人。让我们给儿童提供的早期阅读环境,成为儿童走向成功阅读者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儿童作为终身学习者的开端。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想站在一个中国儿童语言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感谢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阅读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们,感谢他们通过这个大规模的研究给我们带来的重要研究结果,事实上这样的工作也给包括中国儿童在内的全世界儿童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朋友胡美华教授,谢谢她在关键时刻鼎力相助,用了一年的业余时间参与翻译和审校所有的译稿;我还想感谢南京师大出版社和温碧珠、程晓樵两位出版者,还有所有参与工作的文字和美术编辑,谢谢他们用自己的慧眼和诚心把这样重要的学术著作带到大家面前。

最后要说的乃是最为重要的谢词,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凯瑟琳·斯诺教授,谢谢这位亦师亦友的大学者这些年来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我一直不敢让她知道,出版社出于各种理由坚持要我为这本著作写推荐序,而心里实在觉得自己不够资格。现在硬着头皮完成了任务,唯一宽慰的是,这本书很快就可以跟中国的读者见面了。而我呢,也许不久之后就能带上它,在秋色斑斓的哈佛校园里,跟斯诺教授说一声:

“这本书的中文版终于问世了!”

周 兢

(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与学前
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9月

致 谢

对本报告的完成,许多人以各种形式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们对他们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先,本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员工们要感谢美国教育部的埃伦·希勒(Ellen Schiller)和内奥米·卡普(Naomi Karp),以及美国健康研究所的里德·莱昂(Reid Lyon)在本次调研的实施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朱迪斯·休曼(Judith Heumann),汤姆·赫尔(Tom Hehir)和美国教育部特殊教育办公室的路易斯·丹尼尔森特(Louis Danielson),还有美国健康研究所的杜安·亚历山大(Duane Alexander)也给予了我们支持和鼓励。我们还要向美国教育部的丽贝卡·菲奇(Rebecca Fitch)和卡内基公司的弗里茨·莫舍(Fritz Mosher)致谢,因为他们帮助我们制定了联系活动的计划。

在我们的工作还处于信息收集阶段的时候,许多人向本委员会呈送了以防阅读困难为中心的方,案,如:史蒂夫·巴尼特(Steve Barnett)的“协调员”(Moderator);伊丽莎白·西格尔(Eleizabeth Segal)的“书之始”(Beginning With Book);玛西亚·英弗尼茨(Marcia Invernizzi)的“书友”(Book Buddies);安德鲁·海斯(Andrew Hayes)的“家庭读写能力综合计划”(Comprehensive Family Literacy Program);约翰·格斯里(John Guthrie)的“理念性的阅读指导”(Concept-Oriented Reading Instruction);鲍勃·斯塔克(Bob Stark)的“早期身份:阅读的早期认定与干预”(Early ID: Reading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vention);巴巴拉·泰勒(Barbara Taylor)的“阅读中的早期干预”(Early Intervention in Reading);杰里·齐莫尔曼(Jerry Zimmerman)和卡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的“读写能力突破”(Breakthrough to Literacy);萨布拉·盖尔芬德(Sabra Gelfond)的“HAILO”;安妮特·达夫(Annette Dove)的“学前儿童家庭指导计划”(Home Instruction Program for Preschool Youngsters-HIPPY);派亚·里贝罗(Pia Rebello)的“学前儿童家庭指导计划”(Home Instruction Program for Pre-

school Youngsters-HIPPY); 达西·沃格尔(Darcy Vogel)的“上代人的辅导计划”(Intergenerational Tutoring Program); 埃斯纳·里德(Ethna Reid)的“键盘输入、阅读与拼写”(Keyboarding, Reading, Spelling); 鲍勃·莱麦尔(Bob Lemire)和凯西·胡克(Kathy Hook)的“看字读音法阅读”(Phonics-Based Reading); 乔治·法卡斯(George Farkas)的“一对一阅读”(Reading One-One); 特里卡·史密斯·伯克(M. Trika Smith_Burke)的“阅读复兴”(Reading Recovery); 詹姆斯·温多夫(James Wendorf), 琳达·甘布里尔(Linda Gambrell)和苏珊娜·基利(Suzanne Kealey)的“阅读乃基本准则: 良好开端计划”(RIF's Running Start Program); 约翰·纳拿瑞(John Nunnary)的“人人成功”(Seccess for All); 玛里琳·霍华德(Marilyn Howard)的“深度听力分辨”(Discrimination in Depth)。

此外, 还有许多方案组、职业团体和倡议团体给我们提供了资料并提出了建议。方案材料包括: 4H 家庭^①; 有声书籍; 书内与书外; 芝麻街; 全班范围的伙伴互教; 康乃尔合作发展; 诵读困难训练计划; 外向学习边界探险; 第一本书; 四大障碍; 四个补习性阅读项目; 朋友/非朋友; 让儿童捧书; 读写能力阶梯: 幼儿园阶段; 读写能力阶梯: 学前阶段; 听力理解; 小行星出版; 国家阅读研究中心; 国家言语语言乔治亚中心; 新的机会; 开放式法庭; 阅读计划工程; 小小种子工程; 阅读网; 读写网络基础入门; 斯通尼·布鲁克阅读与语言; 语音伙伴; 沃特福德早期阅读计划; 威格尔工厂; 青年机会无限。

专业协会以及其他组织包括: 教师教育学院全美联合会; 美国慈善协会; 美国图书馆协会; 美国心理学会第 37 分会; 儿童、青年与家庭服务公司; 美国公共福利协会; 美国学长和学姐; 美国儿童福利联盟; 家庭, 4H 与营养; 家庭与学校学会; 儿童动力; 教育领导学会; 国际阅读协会; 学习失能协会; 美国 4H 委员会; 美

^①4H 家庭: 指美国的穷人家庭。为了资助这些家庭儿童正常成长, 美国成立了国家 4H 委员会, 各州都有地方性 4H 俱乐部, 根据各州规定的不同, 俱乐部帮助抚养/教育 5 至 21 岁的青少年, 让他们为了俱乐部、社区、国家和世界, 而发展自己的 4H (Head, Heart, Hands, Health): 头脑思维更清醒, 心灵更忠诚, 双手奉献更多的服务, 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保持健康。热爱劳动是对他们进行教育的中心。有的进入过 4H 俱乐部的人对此表示怀疑, 经常说: 一次 4H, 就永远 4H 了吗? 社会对 4H 仍然有一定歧视性, 不到万不得已, 家庭是不会将孩子送到 4H 俱乐部的。——译者注

国双语教育协会;美国小学校长协会;全美学校心理学家协会;州教委国家协会;美国母子健康教育中心;全国家庭读写能力中心;美国移民学生中心;美国教育协会;美国校委会协会;国际儿童救助中心;关怀学龄儿童工程。

本小组还得到了众多撰写相关论文的研究人员的支持,获得的论文资料有:史蒂文·巴尼特(Steven Barnett)的《学前计划在阅读成绩中的影响》(The Effects of Preschool Programs on Reading Achievement);林恩·富克斯(Lynn Fuchs)的《学生阅读能力发展的监控:课堂评估方法》(Monitoring Student Progress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Competence: Classroom-Based);斯坦利·赫尔(Stanley Herr)的《特殊教育法与存在阅读障碍或有阅读障碍危机的少年儿童》(Special Education Law and Young Children with Reading Disabilities or at Risk of Such Disabilities);劳拉·克伦克(Laura Klenk)的《选择性矫治方案与早期干预计划回顾》(Review of Selected Remediatio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s);詹姆斯·麦克尔兰德(James McClelland)的《儿童语言能力下降的基础与补救》(The Basis and Remediation of Language Impairments in Children);凯文·麦格鲁(Kevin S. McGrew)的《通过个别管理标准化阅读测试衡量阅读成绩:光要苹果,还是既要苹果,又要桔子?》(The Measurement of Reading Achievement by Different Individually Administered Standardized Reading Tests: Apples and Apples, or Apples and Oranges?);罗伯特·尼德尔曼(Robert Needleman)的《预防儿童阅读问题的儿科干预》(Pediatric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Reading Problems in Young Children);卡罗尔·帕登(Carol Padden)的《阅读与失聪》(Reading and Deafness);巴尼特·谢伊威茨(Bennett A. Shaywitz)的《阅读与阅读障碍的神经生理学》(The Neurobiology of Reading and Reading Disability);玛格利特·斯诺灵(Margaret J. Snowling)的《PDP模式的阅读文献回顾:特别关注从出生到8岁的可能无法学习阅读的儿童》(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Reading, Informed by PDP Models, with Special Regard to Children Between Birth and Age 8, Who May be at Risk of Not Learning to Read)。

许多研究者也参与本委员会的工作,这些研究人员包括:新泽西州基恩学院的凯瑟琳·多尔西·盖恩斯(Catherine Dorsey-Gaine);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维维安·加兹登(Vivian L. Gadsden);拉俄勒冈大学的塞尔·格斯滕(Russell Ger-